



湘潭·风物志

一代藏书家的人生插曲

本报记者 谷桔

由姜畲继续向东北方向走，会遇到一个叫“塔岭”的村子，这里诞生了一位名人，他就是湘潭历史上的名宦之一李腾芳。

关于“塔岭”，光绪刊《湘潭县志》中记载：“李文庄建塔以埤形势。”“山寒野秀，文庄《偶游》诗云‘鸣榔轧春拍拍，小溪流渐动深碧。抹雨涂烟一树花，赌墅呼卢几般客’等诗句唯美而灵动。

位于湘水之畔的万楼，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，“万楼”之名就是时任京官的李腾芳所取，寓意“万，乃数之大者，邑从此而大也”。李腾芳的那首《万楼记》，气势恢

李腾芳与塔岭

本报记者 谷桔

六记载，李腾芳生于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初五，卒于崇祯四年，1592年（万历二十年）中进士。李腾芳曾任明朝兵部侍郎，死后谥文庄，他才气横溢，《偶游》是其描写家乡景色的一首诗，“鸣榔轧春拍拍，小溪流渐动深碧。抹雨涂烟一树花，赌墅呼卢几般客”等诗句唯美而灵动。

如今的塔岭，不见旧官道的影子，也早已没有了塔。

宏，文声远播，可谓文人墨客登楼观景吟诗作赋的开篇之作。

旧时的塔岭，有湘潭到宁乡的道，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。湘军与太平军展开了湘潭之战，清军统帅塔齐布由宁乡官道直赴湘潭，在此经过。他询问当地人得知这里的地名为“塔岭”，发现其中“塔”字与自己的姓氏相合，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，后来果然一举获胜。这段故事在光绪刊《湘潭县志》中也有记载。

如今的塔岭，不见旧官道的影子，也早已没有了塔。



袁芳瑛的晚年住所？

“你们讲的是袁翰林？我知道，我们这一块就是‘骑头湾’，我家房子这里就是袁家大屋的位置。”72岁的夏乾坤所说的“袁翰林”就是袁芳瑛。听说我们的来意，他忆起了夏家祖辈口口相传的陈年旧事。

夏乾坤听祖辈们说，袁芳瑛并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，袁家大屋也不是袁家新建的。当年，袁家准备在易俗河买房，因为没买到合适的，便来到了姜畲老街，然后买了骑头湾的房子。袁家老屋本是由一户张姓人家所建，后来转卖给了柳家，最后才卖给了袁家。“袁家屋里很大，有百把间屋子，几十个天井。”夏乾坤的父亲曾告诉他，袁家是当时的富户。在历史的洪流中，这里最后成了没有房子居住的村民聚居处，你分几间，他分几间，夏乾坤的祖辈也就是这样把家安在了这里。

说着，夏乾坤带我们去寻袁家大屋的具体范围，“这堵墙就是原先留下来的，整个屋子也只剩这么一点了。”夏乾坤指向一块菜地旁破败的青砖墙，除此之外，他指向的那些现代民居、杂草、沟渠、菜地，与曾经恢宏气派的袁家大屋再无瓜葛。

袁芳瑛和石龙村的现有关联，除了那堵青砖残墙，还有后辈人。“袁家后辈人中，我知道大毛少爷、细毛少爷，大毛少爷是上世纪60年代过世的，他有一个孙子叫袁铁强，



袁家大屋只剩一面残墙。（本报记者 罗福摄）

现在40多岁。”夏乾坤说，袁铁强依旧住在石龙村，只是平日在长沙上班。

通过联系袁铁强得知，袁芳瑛是其祖父的曾祖父，夏乾坤所描述的袁家来到石龙村的经历，基本上可以确认无误。至于袁家大屋具体何时买下的，袁芳瑛本人是否在这里长期居住，现在仍然是个谜。

曾国藩亲选的亲家

说起袁芳瑛，不能绕过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曾国藩，曾国藩将女儿曾纪静许给袁芳瑛的儿子袁秉桢，两人是亲家。

曾国藩研究会创始人之一刘安定告诉我们一件趣事，“曾国藩当时是选中了袁芳瑛当亲家，并非看中了袁芳瑛的儿子作女婿。”声名显赫的曾国藩，为何会如此赏识袁芳瑛？这当然和袁芳瑛的学识及藏书有关。

袁芳瑛热衷于读书和藏书，与仁和朱学勤及丰顺丁日昌并称咸丰年间三大藏书家。袁芳瑛自幼受母亲良好教育酷爱书籍，读遍了舅父石承藻家藏书。任翰林院编修10余年间，他读抄内府藏书，并收集了一批内阁大库佚出的四库馆底本、稿本和善本。任松江知府时，他就是带着书籍去上任的。在江苏与太平军作战期间，他的藏书受到了极大损失，于是设法从上海各地买补，孙星衍藏书、洪亮吉藏书中的许多珍本皆转到他手中。他所藏的宋本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是罕见的珍本，其中，《汉书》宋元刊本多至10余种，明代以前《史记》版本30余种。他将所藏书籍加盖“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”“雪庐精鉴”等印章，人称“卧雪庐藏书”。袁芳瑛藏书还有一个特点，他精通版本学，所得之书多精心校注，因此他又是著名的版本校勘

家。缪荃孙说他所藏“孤本秘籍，名抄旧校，触目琳琅”。

袁芳瑛的藏书到底有多少，没有人说得清。清末民初的黄浚在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一书中记载，袁芳瑛生病时，他夫人将他的图书运回，装书的船就有数十条。

袁芳瑛的书法、诗词令人赞叹。《授授中宪大夫晋授资政大夫漱六府君行述》中记载，“善书法、工吟咏，在京时朝鲜贡使之唱和，得其一字一艺，如获奇珍，自后每岁贡使来京求书者踵至，虽文艺之末亦足为外邦所宝重。”

名流之间总是惺惺相惜，曾国藩十分赞赏袁芳瑛，他曾赠以对联：“于汉宋间折衷一是；以江海量俞合群言。”在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漱六近状，官声极好，宪眷极渥，学问与书法并大进，江南人仰望甚至，以慰以愧。”这也就理解，为何曾国藩会相中袁芳瑛为亲家了。曾国藩之女曾纪静的墓葬之地就在离骑头湾不远的曹家组，只可惜在二三十年前被盗。

咸丰九年九月初三日，袁芳瑛卒于任上，时年45岁。在他不算太长的人生中，也许，涟水河畔的姜畲并非最华丽的章节，但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篇。

遗落村庄的杨钧墓

本报记者 廖艳霞

初夏的雨湖区姜畲镇石龙村，农家庭院前的各色花儿开得正艳，一旁的小菜园绿意盎然。旷代逸才杨度胞弟杨钧之墓就藏身于这个小村庄。5月14日，在湘潭地方文史专家何歌劲的带领下，我们寻访了书法家、篆刻家杨钧之墓。

长眠于石龙村

当天，我们来到石龙村肉铺组陈卫新家门口时，几个年轻人正在旁边闲聊。

陈卫新家右侧的一块空地，树木、杂草丛生，没有标识，也没有墓碑，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名人杨钧之墓所在地。

当地村民陈加洪介绍，杨钧之墓被盗过两次，听老一辈说起过，第一次大约发生在二三十年前。第二次发生在大约十年前，当时，陈卫新家的新房子还没砌好。有一天晚上10点左右，他看到有人打着手电筒在此转悠，并没有过多留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听说杨钧之墓再次被盗。“据说棺材被锯了一个洞，里面可能有金笔头。”陈加洪对这次古墓被盗印象深刻。

何歌劲是最早关注杨钧之墓的专家，他听闻这些后心情沉重。2009年，他在杨钧故里姜畲镇清泉村听一位90多岁的老者介绍，杨钧之墓就在石龙村。经人引路，他第一次探访了杨钧之墓。“当时我看到的还是一堆黄土。”大约两三年后，他又带杨度长孙杨友龙先生及曾孙来此寻访。

书法造诣尤深

杨钧有着怎样的故事？长期研究杨度及他所在的杨氏家族，并出版有专著《湘潭历史文化名人——杨度》的文史专家何歌劲，为我们娓娓道来。

杨钧（1881—1940），字重子，又字仲子，号白心，晚号伯翁，自呼五里先生，斋名白心草堂。与兄长杨度、姐姐杨庄均为湖南大儒王闿运的得意弟子，时人称兄妹三人为“湘潭三杨”。与醉心帝王之学的兄长杨度不同，杨钧专心致志于诗文与金石书画。

杨钧六岁习字，从此笔不离手。十三岁前，专攻唐碑。后又广习北碑、遍临汉隶，用力至勤，毕生所临碑版多达五千余通。

他曾赴日本留学三年，回国后先后在长沙、湘潭等地讲学数年。四十岁以后学画，以书法入画，研学明末清初文人画。

他亦善篆刻，刀法无师承，章法多参碑版古印。其所著的《草堂之灵》曾言：“白石极赞余刻，谓有彼所不到者，然余以为终不过白石，尽可让其独步。”可见，篆刻艺术造诣之高。

“杨钧才华卓越，擅书画、金石、诗文，书法尤甚，是有名的书法家、篆刻家，曾被杨度最好的朋友张仲旸收作弟子，他先后两个岳父尹金阳和朱卓英或是书画家，或是进士。”何歌劲介绍，在市博物馆，还藏有杨度后裔捐赠的杨钧条幅真迹，条幅用魏碑体书写，内容为“莲子清如水，金车玉作轮”，这是他写给侄女杨哲嫄的结婚贺礼，寓意对纯洁和美好的追求，表达对侄女的殷切希望。

醉心艺事厌周旋

“湘潭三杨”中，杨钧最小，被哥哥杨度保护得很好。杨度终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，杨钧则专注于艺术。民国初年，杨钧居于长沙东门外五里牌，长年独居，以读书、书画、治印、鉴藏、著述自娱。

杨钧醉心艺术的道路上，还有齐白石相伴。他们同为王闿运弟子，两人相识相知，相交甚契。杨钧拜衡州府城内姚姓画师为师时，曾与齐白石同住一室，两人相见恨晚，竟日谈书论画，不亦乐乎。

杨钧与齐白石交往二十余载，二人切磋艺术，互有赠答。齐白石曾为杨钧刻印，杨钧在其《草堂之灵》述及二人友谊，称赞齐之人品，并倾倒于齐白石精湛的篆刻与绘画技艺。他们都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杨钧一心扑在艺术上，著作很多。今湖南图书馆藏有杨钧的《白心草堂诗集》《草堂之灵》《白心草堂金石书画》等著作。“《草堂之灵》收录笔记260余则，所记内容涉及书画、印章、碑版、诗文、鉴藏、名人轶事、收藏掌故、读书笔记、三湘民俗等，笃学博闻，所记所谈均有独创，文笔明快，实是民国文人笔记中不可多得之佳作；而《白心草堂诗集》具有激越华茂、雄放流畅的特点，深得当代人赞赏。”文史专家、湘潭读山诗社社长刘安定说罢，又望向那寂寥的杨钧墓地。

杨度后人丁兴旺，人才辈出，大都旅居海外。杨钧墓遗落村庄，鲜有人问津，难免遗憾。